



巴黎圣母院

NOTRE-DAME DE PAIRS

【法】雨果

远方出版社

YUAN FANG PRESS

巴黎圣母院

NOTRE-DAME DE PAIRS

【法】雨果



NOTRE-DAME DE PAIRS

远方出版社

YUAN FANG PRESS

责任编辑 王顺义 胡丽娟

封面设计 晓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圣母院/(法)雨果著;倩玲译.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0.6

(影响人生的传世藏书/王建主编)

ISBN 7-80595-642-1

I. 巴… II. ①雨… ②倩… III. 长篇小说—法—近代
IV. 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1239 号

影响人生的传世藏书 巴黎圣母院

王建 主编 倩玲 译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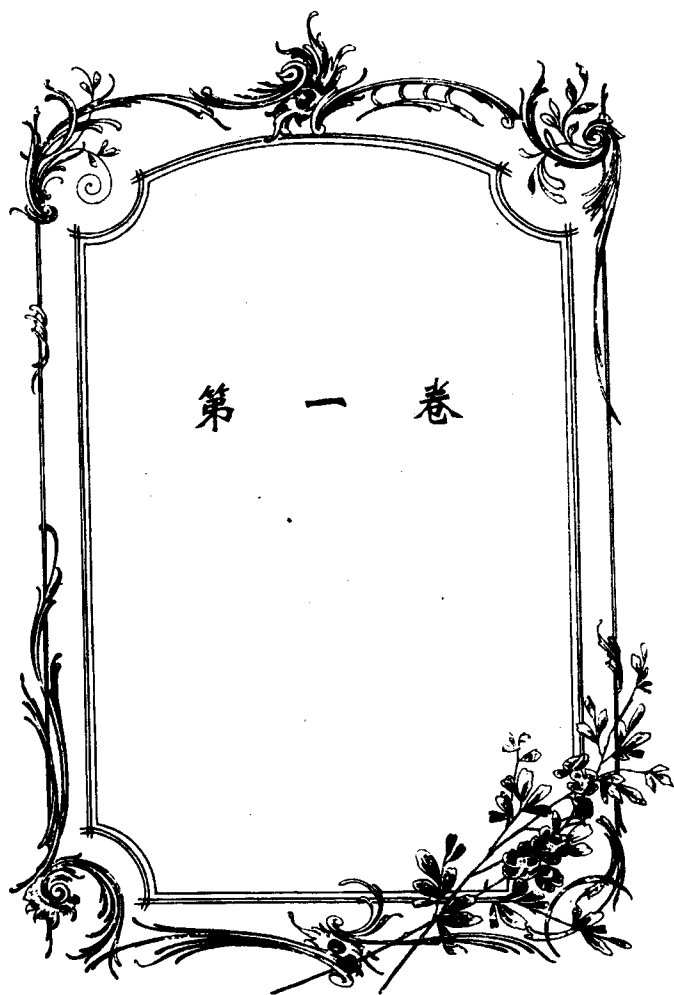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0 字数:4250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3000 套 ISBN 7-80595-642-1/1·258

全套定价:380.00 元 本册定价:22.80 元



第一卷

第 1 章

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又一十九天前的那一天,巴黎老城、大学城和新城三区內,一大早群钟便响彻天宇,弄醒了全市居民。

但是,1482年1月6日,这一天在历史上并不特别,也毫无记载。一清早敲响全城钟的事情,也无关紧要,不足记取。既不是底卡底人或是勃艮第人来攻城,也不是抬着圣骨盒的游行,也不是拉阿斯城的学生起来造反,也不是“至高无上的国王陛下”进城,甚至也不是在巴黎司法宫广场对男女小偷进行令人痛快的绞刑,更不是15世纪司空见惯的某外国使者身着奇装异服,头饰羽冠,不期而至。最后一支这样的人马,弗朗德勒御使们,抵达巴黎还不到两天呢,他们是前来为法兰西王储和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公主缔结婚约的。此事让波旁红衣主教大人心烦意乱,但为了博得国王欢心,不得不对这群吵吵闹闹、粗俗不堪的弗朗德勒市长们笑脸相迎,而且还在他的波旁府邸里款待他们观看“许多一流的道德剧、傻剧和闹剧”,不料一阵倾盆大雨,华丽的帷幔全被雨浇得不成样子了。然而1月6日那天,正如约翰·德·特洛瓦所说的,“激奋全巴黎人民情绪的”是这一天从远古以来适逢的两个隆重的节日,即主显节和丑人节。

这一天,按传统将在河滩放焰火,在布拉克小教堂种下五月树,在司法宫演出圣迹剧。府尹大人的差役,穿着华丽的紫红色驼毛铠衣,胸前缀着两个白色大十字,头一天晚上已在重要街头吹着喇叭,高声预告过了。

一清早,人们关门闭户,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涌向指定的三个地点。人人按照早已盘算好的,有的去观看焰火,有的去观看种植五月树,有的去观看圣迹剧。不过,巴黎爱凑热闹的游闲之辈那种自古就有一种脱俗的高卓之见,群众中绝大多数人都去看焰火,因为这正合时令;或者去观看圣迹剧,因为是在司法宫大厅里演出,可以挡风遮雨,因为上有严严实实的屋顶,四面有紧闭的门窗;而那棵可怜的五月树,花

儿稀稀拉拉,看热闹的人都顾不得看它,任凭它在一月的寒冬里,孤独地在布拉克小教堂的墓地上颤抖。

大家知道,前天抵达巴黎的弗朗德勒的御史们要来出席圣迹剧的演出,也出席将在同一个大厅里举行的丑人王的选举,所以涌入通往司法宫的各条大街的人特别多。

司法宫大厅在当时被誉为举世无双的室内大厅(当然,索瓦尔那时还没有丈量过孟塔吉城堡的大厅),这一天要挤进去却是非常困难的事。家家户户挤在窗口看热闹的人往下一看,只见挤满人群的司法宫广场,犹如一片汪洋。通往广场的五、六条街道就如汇集的河口,时不时都涌出一股股澎湃的人流来。广场形如参差不齐的一片水面,而四周这儿或那儿突出来的墙角,宛若无数海岬,那不断扩大的人流,浪涛汹涌,一阵阵拍击着这些岬角。司法宫宏伟的哥特式正面的中央有一道长长的台阶,两股人流不停地上下下,这是因为人流在居中的台阶底下被截断后,又以波涛奔腾之势,向两侧斜坡卷涌开来。这样,我说呀,那道大台阶有如溪流,不断注入广场,好似一道飞瀑泻入湖泊。喊声,笑声,无数人的跺脚声,汇成巨大的轰鸣,巨大的喧哗。不时地,这声响,这喧哗,随着涌向中央大台阶的人流的折回、混乱或旋转,益发变得澎湃了。这是因为府衙的一名弓箭手在推搡,或是一名捕头骑马奔来奔去,拼命维持秩序。这种令人赞赏的传统,由府衙传给提督衙门,由提督衙门传给都统府,再从都统府传给今天的巴黎宪兵队。

门口,窗户上,天窗上,屋顶上,被密密麻麻地占据着成千上万张市民的面孔,和颜悦色,安祥朴实,注视着司法宫,凝望着杂乱的人群,也就心满意足了,因为直到今天,巴黎还有许多人乐于观看那般爱看热闹的人,再说,一堵人墙后面正发生着什么事,我们感兴趣的也是这些。

假如我们这些生活在1830年的人能发挥想象,混杂在十五世纪这群巴黎人中间,跟他们一起被推推搡搡,跌跌撞撞,挤进司法宫宽阔无比的大厅——在1482年1月6日这一天却显得那么狭小——,就不会觉得眼前的景象毫无意味,不会觉得没有吸引力了,恰恰相反,我们周围所见的事物尽是那么古老,反而觉得十分新鲜。若承蒙读者同意,我们不妨就竭力开动脑筋,想象读者跟我们一道,夹杂在穿着短上衣、半

截衫、短袄的各色人等中间，跨进大厅时会有什么样的印象。

开始的时候，耳鸣，眼花。我们头顶上是双肋架拱顶，木雕贴面，天蓝色油彩，点缀着金色百合花图案；我们脚下是黑白相间方形的大理石地面。几步开外立有高大的柱子，一根，又一根；大厅纵向看一共竖着七根大柱，支撑着双拱屋顶落在横向正中的拱顶石。头四根大柱的周围有几家摊位，满缀着玻璃片和金属箔片的亮光；另外三根大柱的周围摆着几条橡木长凳，被诉讼人的短裤和代理人的袍子蹭得非常光滑。大厅四周，沿着高高的墙，门与门之间，窗与窗之间，柱与柱之间，立满一长列从法拉蒙以下的法兰西历代国王的塑像；碌碌无为的个个双臂下悬，眼睛低垂；勇猛的个个昂首挺胸，双手指向天空。一扇扇尖形长窗，尽是夺目的彩色玻璃；一个个高大的大厅出口，都是精雕细刻的富华绚丽的门。所有一切，圆拱，大柱，垣壁，窗框，护壁镶板，门扇，塑像，从上到下，满目金碧辉煌，色泽斑斓光彩夺目；我们现在看见时色泽已略显暗淡了，公元1549年德·普勒尔根据记载，还对它赞美不已，其实那时几乎已被尘埃和蛛网弄得消失殆尽，全然不见当年的辉煌光泽了。现在，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座长方形的宽阔大厅，在一月某一天，光线晦暗，拥入了一大群人，衣著五颜六色，喧哗不已，沿墙逛荡，绕着七根大柱转悠，这么一想，就大致可以对这个场面有个整体的印象了。下面再更确切地说一说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细节。

毋庸置疑，如果不是拉瓦伊阿克刺杀亨利四世，有关拉瓦伊阿克案件的卷宗就不会存放在司法宫档案室里，也不会有他的同谋犯想方设法要把本案的卷宗毁掉；因而也不会有纵火犯由于别无选择，只得放火烧掉档案室，好把卷宗烧毁，也不会只得放火焚烧司法宫，那样才能把档案室烧毁。总之，就不会有1618年那场大火。否则的话，古老的司法宫及其古老的大厅也就会矗立至今，我也可以奉告读者：您亲自去参观吧！于是，咱俩都不必如此烦劳：我免得如实进行赘述，您也就省得再看了。——这就证明这样一条奇怪的真理：一切重大事件必有难以预料的后果。

不过这也有可能属实：首先，拉瓦伊阿克并没有同谋者；其次，即使万一有，他的同谋者也可能与1618年那场火灾毫无瓜葛。这样，那场

大火的起因就有其他两种解释,都是符合情理的。第一种解释是:有颗熊熊燃烧的大星,一尺宽,一尺高,如有目共睹的,3月7日半夜后从天而降,恰好落在司法宫。第二种解释是见诸于泰奥费尔的四句诗:

真是可悲的游戏,
正义女神在巴黎,
吃了太多的香料,
自把宫殿焚为平地。

这是1618年与司法宫那场大火有关政治的、自然的、诗歌的三种解释,不管人们对此想法如何,火灾却不幸地是千真万确的既成事实。由于这场灾祸,更由于多次重修把幸存的东西也毁了,所以直到今天也就所剩无几了,这座法兰西最早的王宫也就所剩无几了。堪称是卢浮宫长兄的这座宫邸,早在美男子菲利浦时代就已很大年纪了,甚至有人还到里面去寻找罗贝尔国王所建造的、埃卡迪斯所描述的那些壮丽建筑物的遗迹。几乎一切全消失净尽了。想当初,圣路易在枢密院成家,洞房今安在?他在御苑审理案件,“身著羽纱短袄、无袖粗呢上衣,外罩披风,下蹬黑绊拖鞋,同儒安维尔躺在地毯上”,御苑如今还有吗?西吉斯蒙皇帝的寝房呢?查理四世的呢?无采邑王约翰的呢?查理六世站在楼梯上颁布大赦令,那座楼梯还在吗?马塞尔在太子的面前,杀害罗贝尔·德·克莱蒙和香帕尼元帅,那现场的石板如今在哪里?毁掉伪教皇贝内迪克的训谕是从一道小门宣布的,他的那班传谕使者被人丑化一番后,身披袈裟,头戴法冠,也是从这道小门出去游街,游遍巴黎大街小巷,向民众赔礼认罪,如今这道小门又在哪里?原来的大厅,璀璨夺目的装饰,扇扇尖拱窗户,尊尊塑像,根根大柱,镂刻成块块图案的宽阔拱顶,这一切又在哪里?还有那金灿灿的卧室呢?那只守门的石狮子,低垂着头,夹着尾巴,就像所罗门座前的狮子那样,显出暴力在正义面前那副谦恭的模样,这石狮子又在何处?还有那一扇扇光彩的门扉呢?那一扇扇斑斓的彩绘玻璃窗户呢?还有那叫比斯科内特望而生畏的房门上镂花金属包皮呢?还有德·昂锡制造的精美木器呢……时光流逝,物是人非,这些旷世奇迹终于成了什么呢?为了代替这一切,取代这整个高卢历史,取代这全部哥特艺术,人家塞给了我们什么名堂呢?代替

艺术的，无非是德·普罗斯大人那种沉重低垂的穹顶，正如圣热尔韦门那种笨拙的建筑物；至于历史，我们听到许多对粗大柱子没完没了的忆述，时至今日，巴特吕之流七嘴八舌的声音还在萦绕呢。

这没什么可吹的。——言归正传，我们还是回头来说这座名不虚传的古老司法宫的这间真正伟大的大厅吧。这座宽阔无比的大厅是平行四边形，一端摆着那张远近闻名的大理石桌子，那么长、那么宽、那么厚，据古老地籍册记载，世上如此巨大的大理石块，真是世间罕见，这样一种说法可叫卡岗蒂亚羡慕不已；另一端是小教堂，路易十一曾命令人在教堂里雕刻了一座跪在圣母面前的塑像，还把查理大帝和圣路易——他自认为的这两位作为法兰西君王是得到上天无比恩赐的圣人的塑像搬到小教堂里来，全然不顾大厅里那一长列历代国王塑像中留下了两个空位。这座小教堂是六年前所建，还是崭新的。构筑精巧，细致雕琢，镂铍精湛，一切都表现出一种优美的风格；这种风格正是我国哥特时代末期的象征，并一直流行到十六世纪中叶，体现为文艺复兴时代梦幻仙境般的奇思妙想。小教堂门扇上那镂空的蔷薇花瓣小圆窗，轻盈优雅，堪称佳作，犹如一颗用花边做成的星星。

大厅中央，有一座铺着织金锦缎的看台，面对大门，背靠墙壁，并利用那间金灿灿卧房走廊上一个窗户，开了一道特别的入口。这看台是提供弗朗德勒使者们和其他大人物应邀来观看圣迹剧而专门搭设的。

按照风俗，圣迹剧将在那边大理石桌面上表演。所以，人们一清早便把桌子准备完毕了。那厚实的桌面，年长日久，司法宫书记们的脚跟将桌面划得全是道道痕迹，现在在桌面上已搭起一个相当高的木架子，上面铺满木板各个角落都看得见，到时候就作为舞台。笼子罩上布幕，里面权作剧中人的更衣室。外面，大模大样地摆着一张梯子，联结着舞台和更衣室，是演员上场和下场的通道。随意编派的角色，机关布景，剧情突变，没有一样不是安排从这梯子上场的。这是戏剧艺术和舞台装置碰撞的新生儿，多么天真，多么可敬！

司法宫典吏的四名法警，不论何种日子，都不得不看管纵情的民众，这时正分立在大理石桌子的四角。演出要等到司法宫大钟敲响正午十二点才开始。对于演戏来说，显然是晚了些，可是得迁就使臣们的

时间呀。

于是,这许许多多观众从一大早就在等着。这些老实但喜欢热闹的观众当中,不少人天刚亮就在司法宫大台阶前等候,冻得瑟瑟发抖;甚至有几自称他们为了一开门能抢先进去,已在大门中间歪斜着身子熬了一个通宵。人群每时每刻都在增加,好比超过警戒位的洪水,开始爬过墙头,向各柱子周围上涨,漫上了柱顶、檐板、窗台、建筑物一切凸出部位和雕塑物。于是,群众感到浑身别扭,急躁,烦闷,况且这一天可以随心所欲,恣意胡闹,要是谁的手肘尖碰一下,或是钉了掌的鞋子踩一下,动辄就大声争吵,加上长久等待而疲倦不堪,这一切都使得群众大为光火,更何况他们被关禁在这里,人挨人,人挤人,人压人,都要窒息了,所以还没到使臣们到来的时刻,群众的吵闹声早已变得十分尖刻。只听见一片埋怨声和咒骂声,把弗朗德勒人、府尹大人、波旁红衣主教、司法宫典吏、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公主、执勤的捕役、天冷、天热、刮风下雨、巴黎主教、丑人王、柱子、塑像、这扇关着的门、那扇开着的窗,总之,统统给骂遍了。夹杂在人群中的一堆堆学子和仆役听后畅快极了,遂在心怀不满的人群中捣乱,挑逗怂恿,挖苦讽刺,简直是火上浇油,更加助长了恶劣情绪。

还有另一帮捣蛋鬼,先砸破一扇玻璃窗钻进来,毫无顾忌地爬到柱子顶盘上去坐,居高临下,东张西望,忽而取笑里面大厅里的群众,忽而丑化外面广场上的人群。看他们那滑稽的动作,听他们那大声的笑声,以及与同伴们在大厅两头喧哗嬉闹的呼喊声,一下子就可以知道这些年轻的学子并不像其余观众那样困倦烦躁,他们为了取乐,十分擅长从眼皮底下的情景中找到一幕精彩的戏折,足以打发时间,耐心等候下一出戏的上演。

“我发誓,是你呀,约翰·弗罗洛·德·莫朗迪诺!”其中有一个向另一个嚷道,“你叫磨坊的约翰,真是太合适了,瞧瞧你那两只胳膊,再看看你那两条腿,活像四只迎风旋转的风车。——你来多久了?”那个被称为磨坊的约翰是个拥有金黄色头发的小鬼头,漂亮的脸蛋,一脸淘气,爬到一个斗拱的板上坐着。

“见鬼,已经四个多小时了!”约翰·弗罗洛答道,“但愿将来下了地

狱,这四个钟头能计算在我进炼狱的赎罪时间里。正听见西西里国王那八名唱诗班童子,在圣小教堂唱七点钟大弥撒,我赶上了第一节哩。”“那倒是很棒的唱诗班,”那一位接着说,“嗓门比他们头上的帽子还尖!不过,国王给圣约翰先生举行弥撒前,倒应该先打听一下,圣约翰大人是否喜欢听用普罗旺斯口音唱的赞美诗。”

“国王搞这名堂,全是为了雇用西西里国王的这个该死的唱诗班!”窗下人群中有个老太婆厉声地喊道,“我向大家请教请教!做一次弥撒就得花 1000 巴黎利弗尔!还是从巴黎菜市场海产承包税中出的呢!”

“住口!老婆子。”有个一本正经的大胖子站在这卖鱼婆的身旁,掩住鼻子,接过话头说道,“不举行弥撒可不行,你不希望国王再欠安吧?”

“说得对,吉尔·勒科尼,你这个专供皮货给国王做皮裘的皮货商!”那个爬到斗拱上的小个子学子喊道。所有学子听到可怜皮货商这个倒霉的姓氏,都纵声大笑起来。

“勒科尼!吉尔·勒科尼!”有些人连连喊着。

“长角和竖毛的!”另一个人接着喊。

“嘿!”柱顶上的小淘气鬼接着说,“这有什么可笑的?尊敬的吉尔·勒科尼,是御膳总管约翰·勒科尼的兄弟,樊尚林苑首席守林官马伊埃·勒科尼先生的儿子,个个十分模范,从父到子,个个都是结了婚的。”

大家听了更是笑口大开。胖胖的皮货商没有应声,拼命要躲避四面八方向他投过来的目光;尽管挤得汗流浹背,粗气直喘,却只是白费劲:好象一只楔子深陷在木头里,越用力反而越被挤紧了,他越是挣扎,大脑袋越是紧夹在左右旁边人的肩膀中间,又气又恼,充血的大脸盘变得紫涨。终于这伙人当中有一个出来替他解围,此人又胖又矮,胖得十分象勒科尼。

“简直是罪过!有些学子竟这样对一个市民如此不恭!想当年,要是学子敢如此不恭,就得先挨木棒痛打,再用柴禾活活烧死。”

那帮学子一下子全哄闹起来了。

“嗨啦啦!是谁在那儿瞎喊呀?是哪只晦气的公猫?”

“嘿,我认得,他是安德里·缪斯尼埃老公。”有个人说。

“他是大学四个指定的书商之一。”另个人插嘴道。

“我们那里，样样都成四：四个学区，四个学院，四个节日，四个学政，四个选董，四个书商。”另一个说道。

“那么，就该把这一切扔到地狱中去！”约翰·弗罗洛接着说。

“缪斯尼埃，把你的书烧光！”

“缪斯尼埃，我们要把你的听差揍扁！”

“缪斯尼埃，我们要好好搓揉你的老婆！”

“肉墩墩的可爱姐姐乌达德呀！”

“娇嫩、风骚活像小寡妇！”

“你们真该下地狱！”安德里·缪斯尼埃吼着。

“安德里老公，少废话，要不，看我跳下去砸在你的脑袋上。”约翰一直吊在柱顶上，接过话头说道。

安德里老公抬起眼睛望了一会儿，好像在估摸一下柱子有多高，小淘气鬼有多重，再默算一下重力乘加速度之平方，然后不敢出声了。

约翰成了这战场的主人，便穷打猛追：

“就算我是副主教的弟弟，但还是要这么干。”

“尊敬的先生们，学堂的学子们！像今天这样的日子，我们应有的权利居然得不到尊重！别的姑且不说，你们看看，新城有五月树和焰火，旧城有圣迹剧、丑人王和弗朗德勒的特使，而我们大学城，什么也没有！”

“不过我们莫贝尔广场够大的了！”一个趴在窗台上的学子叫道。

“打倒学董！打倒选董！打倒学政！”约翰大喊道。

“今晚就用安德里老板的书，在加伊亚广场开焰火晚会吧！”

另一个补充道。

“还有书记们的书桌！”旁边的一位说。

“还有监堂的暴力用具！”

“还有学长的痰盂！”

“还有检事们的食橱！”

“还有选董的面包箱！”

“还有学董的小板凳！”

“打倒！”小约翰大声吼道，“打倒安德里老公！打倒监堂和学录！”

打倒神学家、医生和经学家！打倒学政、选董和学董！”

“世界末日到了！”安德里老板塞住耳朵嘟哝道。

“噢！学董来了！正走过广场呢。”站在窗台上的一个人突然喊道。大家都争先恐后扭头向广场望去。

“真的是我们尊敬的学董蒂博大人吗？”风车约翰·弗罗洛问道，因为他攀附的是里面的一根柱子挡住了他，使他看不见外面的情形。

“对，是他，正是他：学董蒂博大人！”

确实是学董和所有学官排队前往迎接使团，现在正穿过司法宫广场。学子们挤在窗前，冷嘲热讽，鼓掌喝倒彩，向他们表示问候。学董走在最前面，先遭到一阵谩骂，骂得可十分难听呐。

“您好，学董先生！嗨——啦——嘿！向您致敬了，您好哇！”

“这个老赌棍，跑到这儿干嘛来啦？他居然肯不再干了？”

“瞧他骑着骡子小跑的神气模样儿！骡子的耳朵也没有他的长呢！”

“嘿——啦——嗨！您好，蒂博学董先生！赌棍蒂博！老笨蛋！老赌棍！”

“上帝保佑您！昨晚您掷了不少双六吧？”

“唔！瞧他那张憔悴忧虑的面孔，铁青，消瘦，衰老，这都是爱赌如命、掷骰子上瘾的缘故！”

“掷骰子的蒂博，您屁股转向大学城，急忙向新城奔去，这是要上哪儿去呀？”“当然是去蒂博托代街开个房间再继续过瘾了！”风车约翰叫道。

大伙儿一听，拼命倒鼓掌，雷鸣般重复着这句俏皮的双关语。

“学董先生，魔鬼赌局的赌棍，您是到蒂博托代街去开房间过瘾吧，对不对？”

接着轮到其他那些下属官员们了。

“打倒监堂！打倒执杖吏！”

“你说，罗班·普斯潘，那边那个人是谁？”

“是吉贝尔·德·絮伊，吉贝尔·德·絮伊奥坦学院的学监。”

“给你我的一只鞋子，你的位置比我的好，拿去扔到他的脸上，扔准

点儿。”

“今晚就叫你尝尝厉害！”

“打倒六个神学家和他们的白袍子！”

“那是神学家吗？我还以为是巴黎城的圣日芮维埃芙奉献给鲁尼的六只大白鹅呢！”

“打倒医生！”

“打倒主德论文和解疑论文！”

“给你，我的帽子，圣日芮维埃芙的学政！你太不公平，叫我吃了大亏——这是千真万确的！他把我在诺曼底学区的位置，抢去给了小阿斯卡尼奥·法尔扎帕达，只因为他是意大利人，是布尔日省的。”

“真不公平！”学子们齐声喊道。“打倒圣日芮维埃芙的学监！”

“噉——嘿！若阿尚·德·拉德奥先生！噉——嘿！路易·达于尔！噉——嘿！路易·达于尔！噉——嘿！朗贝尔·奥特芒！”

“但愿魔鬼掐死日耳曼学区的学政！”

“也掐死那班圣小教堂的神父！”

“或者，那些穿灰毛法衣的！”

“嘿——啦——嗨！艺术大师们！清一色的漂亮黑斗篷！清一色的漂亮红斗篷！”

“恰好作为学董的美丽尾巴！”

“真像一个威尼斯大公去赶海上婚礼！”

“你瞧，约翰！圣日芮维埃芙主教堂的那班司铎！”

“司铎下地狱去吧！”

“修道院克洛德·肖阿院长！克洛德·肖阿博士！您这是去找那个骚娘们儿玛丽·吉法尔德吧？”

“她在格拉提尼街。”

“她正在给下流的人铺床哩。”

“她赚四个德尼埃。”

“来了一大群蜜蜂。”

“您要不要她当着您的面卖呀？”

“学友们！庇卡底的选董西蒙·桑甘先生来了，他带着老婆，让她坐

在骡子屁股上。”

“骑马的人身后坐着黑色的忧郁。”

“勇敢些，西蒙先生！”

“早安，选董先生！”

“晚安，选董夫人！”

“窗台上能看见一切的家伙，他们看见这一切准很开心吧！”磨坊约翰叹道，他一直高踞在拱顶的桂冠里。

这当儿，大学城宣过誓的书商安德里·缪斯尼埃老公凑过去，贴着国王皮货商吉尔·勒科尼先生的耳朵悄悄说：“我告诉您，先生，世界的末日到了。学子们这样的越轨行为真是闻所未闻。这都是现如今那种该死的发明把一切全毁了，什么大炮啦，蛇形炮啦，臼炮啦，尤其是印刷业，即德意志传来的另一种灾难！再也没有手稿了，再也没有书籍了！印刷术把刻书业挤垮了。世界末日到了！”

“这从天鹅绒日益时髦，我也确实看清楚了。”皮货商答腔说。

正在此时，钟响了12下。

“哈！……”整个人群不约而同叫了起来。学子们也静下来了。随后一阵激烈的骚动，一阵乱哄哄的挪动脚步和晃动脑袋，一阵雷鸣般的咳嗽和擤鼻涕声，人人争先恐后，抢占位置，踮起脚尖，聚集成群，接着，一片肃静；个个伸长脖子，张开嘴巴，所有的目光都盯向大理石台子。台子上依然没有动静，只有典吏的四名法警一直站在那里，身体笔直，一动也不动，宛如四尊彩绘塑像。大家的视线马上转向留给弗朗德勒使臣的专用看台。看台的那道门还紧闭着，台上空空如也。这人群从大清早就眼巴巴等待三件事来临：中午、弗朗德勒使团和圣迹剧。唯有中午准时来到而已。

这可真叫人受不了。

他们等了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一刻钟过去了，还是没有一点动静。看台上依旧空空如也，戏台上仍然寂静无声。这时，随着烦躁接踵而来的是愤怒，带火药味的话儿在人群中四散开来，当然声音还是低低的。“圣迹剧！圣迹剧！”大家低沉地这么咒念着，脑子渐渐发热起来，一场风暴虽还只是轻轻咆哮，却要开始席卷整个人山人海。磨

坊约翰带头点燃了火花。

“圣迹剧！弗朗德勒人下地狱去吧！”他使出浑身劲儿，大声吼叫，同时像条蟒蛇似地绕着柱头扭来扭去。

观众一齐鼓掌，也跟着吼叫：

“圣迹剧！叫弗朗德勒下他妈的地狱！”

“我们现在就要演圣迹剧，否则，我们主张把司法宫典吏吊死，作为喜剧和寓意剧。”风车又说道。

“说得对！”民众吼叫起来。“那就先吊死他的几个法警。”

话音一落，一阵欢呼。那四个可怜虫惊慌失措，面面相觑。人群向他们蜂拥而来，中间隔着一道单薄的木栏杆，眼看这道围栏在群众挤压下扭弯变曲，就要顶不住了。

情况岌岌可危。

“冲过去吊死他们！”四面八方齐喊着。

就在这时，前面写到的那间更衣室的帷幔掀了起来，有个人冒了出来，大伙一见，突然停住了，好像着了魔法一般，顿时愤怒转为了好奇。

“肃静！肃静！”

这人浑身颤抖，战战兢兢地一路恭恭敬敬往前走，越往前走便越接近卑躬屈膝，就这样走到了大理石台子的边沿。这时人群暂时平静下来了，只听见人群安静时常有的那种轻微的嗡嗡声。

“市民先生们，”他说，“市民太太们，我们将万分荣幸地在红衣主教大人阁下面前，朗诵和献演一出极其优秀的寓意剧，名为《圣母玛丽亚的公正判决》。我扮演朱庇特。

主教阁下此刻正陪伴奥地利大公派来的高贵使团，使团这时正在博代门听大学学董先生的演讲，等尊贵的红衣主教大人一驾临，演出即刻开始。”

没有别的什么办法，朱庇特这一席话，便着实挽救了司法典吏那四名倒霉法警的性命。纵然我们不胜荣幸，构思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因而应在批判女神面前承受责任。人们也许在这种场合会引用这么一个古老法典：“请神走开”，并非责难我们的。况且，朱庇特老爷的服装那么奇怪，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力，对于安定观众的情绪也是起了大作